





文中子中說序

周公聖人之治者也後王不能舉則仲尼述之而周公之道明仲尼聖人之備者也後儒不能達則孟軻尊之而仲尼之道明文中子聖人之修者也孟軻之徒歟非諸子流矣蓋萬章公孫丑不能極師之奧盡録其言故孟氏章句略而多闕房杜諸公不能臻師之美大宣其教故王氏續經抑而不振中說者子

之門人對問之書也薛收姚義集而名之唐
太宗正觀初精修治具文經武略高出近古
若房杜李魏二温王陳輩迭爲將相實永三
百年之業斯門人之功過半矣正觀二年觀去
爲御史大夫杜淹始序中說及文中子世家
未及進用爲長孫無忌所抑長上聲而淹尋卒
故王氏經書散在諸孤之家代莫得聞焉二
十三年太宗沒子之門人盡矣惟福畤兄弟

福畤文中子幼子畤音止傳授中說於仲父凝始爲十卷今世所傳本文多殘缺誤以杜淹所撰世家爲中說之序杜正觀三年卒今世所傳本乃正觀二十三年序又福畤於仲父凝得關子明傳凝因言關氏卜筮之驗且記房魏與太宗論道之美亦非中說後序也蓋同藏緗帙緗音相帙直質反卷目相亂遂誤爲序焉逸家藏古編尤得精備亦列十篇實無二序以章詳測文中子世家乃杜淹授

與尚書陳叔達編諸隋書而亡矣叔達依遷史入隋書今亡關子明事具於裴晞先賢傳今亦無存故王氏諸孤痛其將墜也因附于中說兩閒且曰同志淪殂殂音徂帝閽悠邈文中子之教鬱而不行吁可悲矣此有以知杜淹見抑而續經不傳諸王自悲而遺事必錄後人責房魏不能揚師之道亦有由焉夫道之深者固當年不能窮功之遠者必異代而後顯方當聖

時人文復古則周孔至治大備得以隆之昔
荀卿揚雄二書尚有韓愈柳宗元刪定李軌
楊倞註釋倞其亮反況文中子非荀揚比也豈學
者不能伸之乎是用覃研蘊奧引質同異爲
之註解以翼斯文夫前聖爲後聖之備古文
乃今文之修未有離聖而異驅捐古而近習
而能格于治者也皇宋御天下尊儒尚文道
大淳矣修王削霸政無雜矣抑又跨唐之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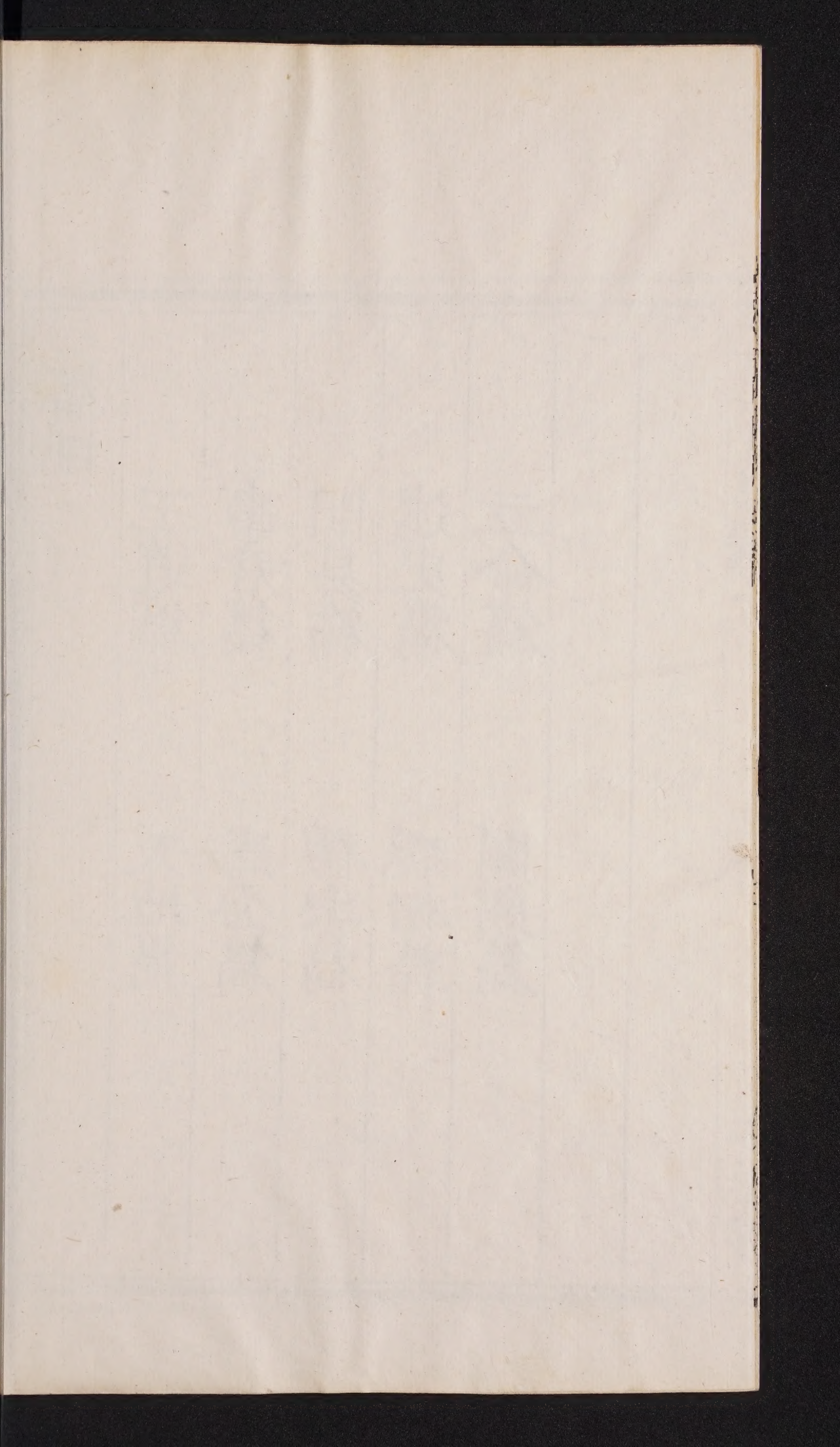
而使文中之徒遇焉彼韓愈氏力排異端儒之功者也故稱孟子能拒楊墨而功不在禹下孟軻氏儒之道者也故稱顏回謂與禹稷同道愈不稱文中子其先功而後道歟猶文中子不稱孟軻道存而功在其中矣唐末司空圖嗟功廢道衰乃明文中子聖矣五季經亂逮乎削平則柳仲塗宗之於前孫漢公廣之於後皆云聖人也然未及盛行其教噫知

天之高必辯其所以高也子之道其天乎天道則簡而功密矣門人對問如日星麗焉雖環周萬變不出乎天中今推策揆影庶髣髴其端乎大哉中之爲義在易爲二五在春秋爲權衡在書爲皇極在禮爲中庸謂乎無形非中也謂乎有象非中也上不蕩於虛無下不局於器用惟變所適惟義所在此中之大略也中說者如是而已李靖問聖人之道子

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又問彼之說曰彼道之方也必也無至乎魏徵問聖人憂疑子曰天下皆憂疑吾獨不憂疑乎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舉是深趣可以類知焉或有執文昧理以模範論語爲病此皮膚之見非心解也逸才微志勤學究其極中存疑闕庸俟後賢仍其舊篇分爲十卷謹序

篇目

王道篇　天地篇
事君篇　周公篇
問易篇　禮樂篇
述史篇　魏相篇
立命篇　關朗篇



中說卷第一

王道篇　　阮　逸　註

文中子曰甚矣王道難行也吾家頃銅川六世矣上黨有銅堤縣未嘗不篤於斯斯文然亦未嘗得宣其用不遇時退而咸有述焉則以志其道也志記蓋先生之述曰時變論六篇其言化俗推移之理竭矣江州府君之述曰五經決録五篇其言聖賢製述之意備矣晉陽穆公之述

曰政大論八篇其言帝王之道著矣同州府君之述曰政小論八篇其言王霸之業盡矣安康獻公之述曰皇極讜義九篇其言三才之去就深矣銅川府君之述曰興衰要論七篇其言六代之得失明矣自先生至銅川文中子世家言之備矣時變論至興衰要論今皆亡六代晉宋後魏北齊後周隋也余小子獲觀成訓勤九載矣大業九年自長安歸著六經至九年功畢服先人之義稽仲尼之心天人之事帝王之道昭昭

乎因祖德考聖師而明子謂董常曰吾欲修元經稽諸史論不足徵也董常字履常弟子亞聖者元經春秋異名也義包五始故曰元經史論謂歷代史臣於紀傳後賛論之類是也吾得皇極讜義焉去就適中權衡褒貶吾欲續詩考諸集記不足徵也前賢文集所記吾得時變焉言化俗推移詩以正風雅吾欲續書按諸載録不足徵也史官載言所録吾得政大論焉王言大道其制明白董常曰夫子之得蓋其志焉非以文體子曰然子謂薛收曰昔聖人述史三焉薛收字伯褒隋

內史道衡之子昔聖謂孔子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
索焉而皆獲史有記言求言則制度得矣其述詩也興衰
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史有明得失窮政化則詩明矣其述
春秋也邪正之跡明故考焉而皆當史有記事稽邪
正則法當矣此三者同出於史而不可雜也故聖
人分焉載言載事明得失皆史職也職同體異故曰分文中子曰吾
視遷固而下述作何其紛紛乎史記漢書而下文體相模
無經制紛紛多且亂帝王之道其暗而不明乎天人之

意其否而不交乎制理者參而不一乎陳事者亂而無緒乎四者由紛亂故子不豫屬疾聞江都有變大業十三年煬帝幸江都宮宇文化及弒逆泫然而興曰生民厭亂久矣自漢末亂至隋○泫胡畎反天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運吾不與焉命也唐太宗行堯舜之道而文中子已死文中子曰道之不勝時久矣吾將若之何自孔子孟軻已來不勝時故曰久矣董常曰夫子自秦歸晉宅居汾陽然後三才五常各得其所秦長安隋都也晉汾陽子鄉也

三才五常謂續經　薛收曰敢問續書之始於漢何也子曰六國之弊亡秦之酷吾不忍聞也又焉取皇綱乎六國燕王喜魏王假齊王建楚王負芻韓王安趙王嘉也亡秦始皇也秦竊皇之名無綱紀之實　漢之統天下也其除殘穢與民更始而興其視聽乎變民耳目使知有王道興　薛收曰敢問續詩之備六代何也六代注見上　子曰其以仲尼三百始終於周乎三百篇周一代　收曰然子曰余安敢望仲尼然至興衰之際未嘗不再三

焉故具六代始終所以告也告猶貢也貢其俗於時君文

中子曰天下無賞罰三百載矣自晉惠帝永平元年至隋開皇十年凡三百載元經可得不興乎言必興薛收曰始

於晉惠何也惠帝名衷武帝子也政由賈后天下大亂故元經起於此子

曰昔者明王在上賞罰其有差乎言不差元經

褒貶所以代賞罰者也其以天下無主而賞

罰不明乎晉惠猶無王薛收曰然則春秋之始周

平魯隱其志亦若斯乎周平王幽王之子王室衰微東遷居洛魯

隱公惠公之子平王同時子曰其然乎而人莫之知也後人不知代行衰周之法謂東周始王讓國賢君非也薛收曰今乃知天下之治聖人斯在上矣天下之亂聖人斯在下矣周公上仲尼下聖人達而賞罰行聖人窮而褒貶作皇極所以復建而斯文不喪也春秋無經行禮法之皇極不其深乎再拜而出以告董生董生曰仲尼沒而文在茲乎前聖後聖一也文中子曰卓哉周孔之道其神之所爲乎孟子曰大而化之謂聖而不可知之

謂神順之則吉逆之則凶神在易中子述元經皇始之事歎焉後魏初年門人未達叔恬曰王凝字叔恬子之弟也爲御史彈侯君集爲長孫無忌所惡出爲太原令王氏家書稱太原府君夫子之歎蓋歎命矣書云天命不于常惟歸乃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後魏德被黎民亦天地命之也人其捨之乎子聞之曰凝爾知命哉子在長安楊素蘇夔李德林皆請見楊素字處道煬帝時爲司徒專朝政蘇夔字伯尼善鍾律隋樂多從夔議李德林字公輔佐命掌軍書爲儀同頗自

貟三人知文中子賢來請謁見子與之言歸而有憂色門人問子子曰素與吾言終日言政而不及化上正下曰政下從上曰化夔與吾言終日言聲而不及雅知音爲聲知德爲雅德林與吾言終日言文而不及理修詞爲文知道爲理門人曰然則何憂子曰非爾所知也二三子皆朝之預議者也預朝政今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無禮也知正人不知使人從言聲而不及雅是天下無樂也知文音不知和德言文而不及理

是天下無文也知華辭不知實道王道從何而興乎吾所以憂也禮壞樂崩文喪天下可憂門人退子援琴鼓蕩之什蕩傷周室大壞之詩也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援于春反門人皆霑襟焉哀隋將亡霑知廉反子曰或安而行之聖人安仁或利而行之賢人利仁或畏而行之中人強仁及其成功一也稽德則遠功則同而聖賢中人之德異賈瓊門人未見習書至桓榮之命續書有桓榮之命篇榮字春卿漢光武太子傅曰洋洋乎光明之業光武明帝天實監爾能不以揖

讓終乎初光武立東海王强爲太子强讓其弟陽陽立是謂明帝蓋天命授陽而使榮傳之所以終讓成美也繁師玄未見將著北齊錄以告子李德林父子俱有北齊書王邵有北齊志師玄撮其要爲録子曰無苟作也勿苟且表文詞而已越公以食經遺子子不受曰羹藜含糗無所用也答之以酒誥及洪範三德越公楊素也食經淮南王撰盧仁宗崔浩亦有之酒誥云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洪範三德云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時素專政故因答食經以戒之子曰小人不激不勵不見利不勸勵勸皆勉

也請君亮聞辱（門人未見）子曰言不中（不中節）行不謹（不謹容）辱也（言行榮辱之主也）子曰化至九變王道其明乎（變變於道也孔子曰三年有成九成二十七年僅必世之仁矣故曰王道明）故樂至九變而淳氣洽矣（樂仁之聲也）裴晞曰何謂也（晞子之舅傳未見）子曰夫樂象成者也象成莫大於形而流於聲王化始終所可見也（象成功而形容其德一而變九而成見王化之然）故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動植矣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鳳皇何

爲而藏乎引古驗今子曰封禪之費非古也費貲費耗國用也三代已前無此禮齊桓公欲封太山禪梁甫管仲言七十二君須得遠方珍貢乃可封禪特設詞諫止耳非典禮所載之實徒以夸天下其秦漢之侈心乎始皇東巡上太山立石封祠下禪梁甫以頌秦德漢武帝用齊人公孫卿言封禪登仙遂升中岳又上太山封土有王牒使方士求神仙千數無驗而廻此皆夸侈以欺天下非事天致誠之本子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家國皆然子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無幸免則不深孔多斂之國其財必削旣富侈則用益耗子曰廉

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相反子曰杜如晦若逢其明王於萬民其猶天乎杜如晦字克明唐太宗時朝政典章文物皆杜所定董常房元齡賈瓊問曰何謂也疑稱天大過子曰春生之夏長之秋成之冬斂之父得其爲父子得其爲子君得其爲君臣得其爲臣萬類咸宜百姓日用而不知者杜氏之任不謂其猶天乎用元跡物自化天也太宗治平歲斷死罪二十餘人幾乎刑厝粟斗三文行道千里不齎糧王道盛矣非如天之効歟吾察之

久矣目光惚然心神忽然（恍惚憂皃）此其識時運者憂不逢眞主以然哉（知隋運亡又未遇太宗所以恍惚憂也）叔恬曰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書稱四嶽此言五舉成數歟）子曰無他道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簡則用省）子曰王國之有風天子與諸侯夷乎（黍離列於國風夷等也）誰居乎（居音姬禮記曰何居）幽王之罪也（幽王惑褒姒廢申后申侯弑之周遂微）故始之以黍離於是雅道息矣（王國十篇黍離爲始）子曰五行不相

沴則王者可以制禮矣治臻皇極則五行各敘故禮行皇極也沴閭計反四靈為畜則王者可以作樂矣仁及飛走則龜龍麟鳳在沼藪故樂形仁聲也于遊孔子之廟漢巳後郡國立孔子祠出而歌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春秋行法君父尊詩序人倫夫婦正其與太極合德神道並行乎言無窮王孝逸曰夫子之道豈少是乎孝逸未見夫子謂文中子也子曰子未三復白圭乎責言玷天地生我而不能鞠

我父母鞠我而不能成我成我者夫子也道不啻天地父母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詩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言孔子生民之師大於生我鞠我者之恩吾子汩彝倫乎擬人必於其倫不可汩亂謙也孝逸再拜謝之終身不敢臧否韋鼎請見子三見而三不語恭恭若不足韋鼎未見不言謂目擊道存鼎出謂門人曰夫子得志於朝廷有不言之化不殺之嚴矣不得其言而得其志楊素謂子曰天子求善禦邊者素聞惟賢知賢

敢問夫子子曰羊祜陸遜仁人也可使祜字叔子晉欲平吳以祜督荊州祜綏懷吳人吳之降者欲去則聽之遜字伯言爲吳大將軍攻晉襄陽獲生口即還之二賢皆仁素曰已死矣何可復使不悟諷已子曰今公能爲羊陸之事則可如不能廣求何益通聞邇者悅遠者來折衝樽俎可矣何必臨邊也折橫也衝直也麾兵橫直猶辯縱橫晏子用此子之家六經畢備朝服祭器不假不假借曰三綱五常自可出也正家以正天下子曰悠悠素餐者天下皆是

王道從何而興乎隋多無功食祿子曰七制之主其人可以即戎矣續書有七制皆漢之賢君立文武之功業者高祖孝文孝武孝宣光武孝明孝章是也董常死子哭於寢門之外不可視猶子也哭寢則太親不可視猶朋友也哭野則太疎故折中於寢門之外拜而受弔知生者弔彼弔我失其助故拜之裴晞問曰衛玠稱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何如玠字叔寶善談玄理有情恕理遣之論子曰寬矣量寬而已曰仁乎寬似仁子曰不知也仁道至大非但寬阮嗣宗與人談

則及玄遠未嘗臧否人物何如籍字嗣宗口不論人之過子曰慎矣慎言而已曰仁乎慎似仁子曰不知也仁非止慎子曰恕哉凌敬凌敬未見視人之孤猶己也以己必爲人之心曰恕孟子曰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恕也子曰仁者吾不得而見也得見智者斯可矣智者吾不得而見也得見義者斯可矣仁無爲而理智達於未亂之前義制於已然之後如不得見必也剛介乎剛者好斷介者殊俗剛必果介自異薛收問至德要道子曰至德其

道之本乎要道其德之行乎行成德德成道德行成身道施天下禮不云乎至德爲道本周禮師氏三德云易不云乎顯道神德行係辭云子曰大哉神乎所自出也本諸身日自出至哉易也其知神之所爲乎無體則無方子曰我未見嗜義如嗜利者也和而有宜曰義反是曰利子登雲中之城漢雲中郡唐延州望龍門之關河中有龍門縣曰壯哉山河之固賈瓊曰既壯矣又何加焉子曰守之以道險不可恃降而宿于禹廟觀

其碑首曰先君獻公之所作也其文典以達文末見子見劉孝標絕交論曰惜乎舉任公而毀也任公於是乎不可謂知人矣劉峻字孝標性率多毀時任昉死有子東里冬衣葛裘孝標作絕交論以譏任公之友然又彰任公不知人耳見辯命論曰人道廢矣峻又有辯命論言管輅才高不遇乃謂窮達由天殊不由人是不知命廢人道也子曰使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孔明言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志在天下非蜀而已亮未死必可功成治定子讀樂毅論曰仁哉樂毅善藏其用

智哉太初善發其藴（夏侯玄字太初著樂毅論言不援即墨及莒二城者其志以天下爲心非兼并齊國而已仁哉美毅不屠城善藏用也智哉美太初能發明毅之仁也）子讀無鬼論曰未知人焉知鬼（阮瞻作無鬼論謂可以辯幽明蓋不知聖人不語之旨）

中說卷第一

中說卷第二

天地篇　　阮逸註

子曰圓者動方者靜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圓動地方靜人動靜之中也中也者心可見矣）子曰智者樂其存物之所爲乎（物之所存我從而利之故樂）仁者壽其忘我之所爲乎（我忘厥功物將自化故壽）子曰義也清而莊（姚義傳未見清絜而端莊）靖也惠而斷（李靖本名藥師其舅韓擒虎伏其善論兵惠物而勇斷）威也和而博（竇威字文蔚竇后從兄也和容而博識）收也曠

而肅薛收體曠而志肅瓊也明而毅賈瓊通明而果毅淹也誠而厲杜淹字執禮隋隱太白山來學於子誠慤而威厲玄齡志而密房喬字玄齡隋彥謙之子也志精而用密徵也直而遂魏徵字玄成直道而遂行大雅深而弘溫大雅字彥弘量深而寬弘叔達簡而正陳叔達字子聰陳宣帝之幼子也簡靜中正若逢其時不減卿相然禮樂則未備靖彥博皆爲僕射威爲內史令淹爲御史大夫玄齡爲司空徵爲太師大雅叔達皆爲尚書是皆卿相也然各有二德而未成全才故曰禮樂未備或曰董常何人也子曰其動也權權變才也其

靜也至至極性也其顏氏之流乎動之微者其庶幾乎靜之極者其屢空乎叔恬曰山濤爲吏部拔賢進善時無知者身歿之後天子出其奏于朝然後知群才皆濤所進如何子曰密矣山濤字巨源爲吏部曲選十餘年天下稱爲得士然吏非吏隱非隱是密而已曰仁乎似志所爲子曰吾不知也李密見子而論兵密字法主襲爵爲公與楊玄感謀亂自謂能兵子曰禮信仁義則吾論之孤虛詐力吾不與也孤虛兵家之術李伯藥見子而論詩伯藥字仲規德林子

也論南朝詩子不答伯藥退謂薛收曰吾上陳應劉下述沈謝魏應璩劉公幹梁沈約謝靈運分四聲八病四聲韻起自沈約八病未詳剛柔清濁各有端序語健爲剛旨遠爲柔標逸則清質實則濁音若塤篪塤上音剛而濁篪竹音柔而清周禮小師掌塤銳上平底六竅篪橫吹七孔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歟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風化夫婦三綱之首也吟詠情性五常之本也於是徵存亡辯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

其志貢告也歌綠竹則知衛風歌扳屋則知秦俗鄭六卿餞韓宣子宣子曰吾以知鄭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設采詩官今子營營馳騁乎末流齊梁文弊之末也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則有由矣子曰學者博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濟乎義學文本爲道義內史薛公見子於長安退謂子收曰河圖洛書盡在是矣汝往事之無失也薛道衡時爲內史侍郎知文中子聖人謂八卦九疇盡則之矣子曰士有麤衣鮮食而樂道者

吾未之見也奢罕德子謂魏徵曰汝與凝皆天之直人也徵也遂凝也挺遂果行也挺謂挺持若並行於時有用捨焉遂行挺執子謂李靖曰凝也若容於時則王法不撓矣不撓曲李靖問任智如何子曰仁以爲己任小人任智而背仁爲賊盜亦有道君子任智而背仁爲亂攻異端害也薛收問仲長子光何人也子光字不耀遊于河東人問者書老易二字爲對王績有仲長先生傳子曰天人也收曰何謂天人子曰眇

然小乎所以屬於人曠哉大乎獨能成其天以形言之則人以道言之則天禮曰安則久久則天賈瓊問君子之道子曰必先恕乎曰敢問恕之說子曰爲人子者以其父之心爲心孝則知父之慈爲人弟者以其兄之心爲心弟則知兄之友推而達之於天下斯可矣至孝近王至悌近霸推王道於天下可謂君子子曰君子之學進於道濟天下小人之學進於利營一身楚難作使使召子子不往謂使者曰爲我謝楚公楊玄感襲

封楚國公舉黎陽叛故曰難作天下崩亂非至公血誠不能安苟非其道無爲禍先非應天順人則禍已李密問王霸之略子曰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易爲輕易之易一民至細也不可以天下之大輕小民之命李密出子謂賈瓊曰亂天下者必是夫也幸災而念禍愛強而願勝神明不與也竟叛伏誅子居家雖孩孺必狎不威其使人也雖童僕必斂容不慢子曰我未見知命者也命天命也德合於天而心復於性是謂知命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孟子曰

盡其心則知性知性則知天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是則命非性無能知者文中子歎知性者尚少故曰未見知命者也

子曰不就利不違害不強交不苟絕四者惟義所在惟有道者能之有道義

子躬耕或問曰不亦勞乎子曰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且庶人之職也舜在畎畝志存天下聖賢躬耕蓋職其俗亡職者罪無所逃天地之間吾得逃乎不仕即農四民何逃

子藝黍登場歲不過數石以供祭祀冠婚賓客之酒也成禮則止子之室酒不絕用有節禮不闕

薛方士問葬方士未見子曰貧者斂手足富者具棺槨孔子謂子路曰斂手足形而葬顏回有棺無槨封域之制無廣也古不封不樹孔子謂不可不誌也故封之後代因有丈尺之制不居良田妨農古者不以死傷生不以厚爲禮帝王陵惟漢文及唐太宗無珍寶盜不發陳叔達問事鬼神之道子曰敬而遠之敬謂不敢無之遠謂不敢有之問祭子曰何獨祭也亦有祀焉有祭焉有享焉三者不同古先聖人所以接三才之奧也周禮祭天曰祀祭地曰祭祭宗廟曰享異其名

達茲三者之說言神道幽奧禮宜分也分而接之則配天而天人統和則無不至矣祭多名不出三才之奧耳叔達俛其首因問祭得天人之道故俛首思之甚子曰王猛有君子之德三焉其事上也密其接下也溫其臨事也斷猛字景略爲苻堅相議敵而青蠅泄之密矣兵至鄴而遠近恬然溫矣先黜尸素然後舉賢斷矣或問蘇綽子曰俊人也曰其道何如子曰行於戰國可以強行於太平則亂矣蘇綽字令綽後周文帝時爲尚書掌機密長於筭術申韓之學厚於用法非正道故云太平則亂問牛弘

子曰厚人也牛弘字里仁隋文時作相宣勑而口不能言時稱其質重故曰厚人子觀田魏徵杜淹董常至子曰各言志乎徵曰願事明王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直而遂好諫淹曰願執明王之法使天下無冤人誠而厲常好平刑常曰願聖人之道行於時其動權常也無事於出處其靜至子曰大哉吾與常也可與權可與至其道入性命矣子在長安曰歸來乎今之好異輕進者率然而作無所取焉仁壽四年在長安謁文帝見公卿異端輕率文

辭不根道義苟媚其主使無所取治焉遂歸子在絳絳州程元者因薛收而來元門人未見子與之言六經元退謂收曰夫子載造彝倫一匡皇極微夫子吾其失道左見矣晉尚虛言至南朝淫靡左道變雅天下遂亂續經既造人文乃正子曰蓋有慕名而作者吾不為也虛名失實叔恬曰文中子之教興其當隋之季世皇家之末造乎將敗者吾傷其不得用隋敗將興者吾惜其不得見唐興其志勤其言徵其事以蒼生為

心乎時門人千數至卿相者十餘人蓋蒼生受賜多矣文中子曰二帝三王吾不得而見也捨兩漢將安之乎之往也大哉七制之主其以仁義公恕統天下乎仁若文帝感緹縈去肉刑義若武帝殺鉤弋防后族之亂公若明帝不許管陶求郎恕若章帝赦楚王徙者是也其役簡仁也其刑清義也君子樂其道也公也小人懷其生也恕也四百年間高祖至獻帝四百一十六年天下無二志其有以結人心乎終之以禮樂則三王之舉也禮樂者王道淳則舉漢雜霸道故不及三代子

曰王道之駁久矣 駁雜 禮樂可以不正乎 禮論樂論所以正之 大義之蕪甚矣 荒蕪 詩書可以不續乎 續詩續書所以明之 子曰唐虞之道直以大故以揖讓終焉 堯直讓舜大也 必也有聖人承之何必定法 以聖承聖何其常法之有 其道甚闊不可格于後 後若無聖安能格及 夏商之道直以簡故以放弒終焉 湯直伐桀簡也 必也有聖人扶之何必在我 我謂我君 其道亦曠不可制于下 下若有姦臣則無君之心難制矣 如有用我者吾其

爲周公所爲乎（可以承則承可以扶則扶此周公之爲）子燕居董常竇威侍子曰吾視千載已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一謂堯舜湯武一歸于道也公羊傳曰周公何以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大備謂設官分職制禮作樂也禮曰禮器是謂大備大備盛德也）後之爲政有所持循（一本作脩漢史作循）吾視千載而下未有若仲尼焉其道則一而述作大明（謂吾道一以貫之是也述詩書作春秋所以明周公也禮曰述者之謂明）後之修文者有所折中矣（無位

則修而取中焉千載而下有申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見也時異事殊千載而下有紹宣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也當仁子曰常也其殆坐忘乎顏子坐忘遺照靜不證理而足用焉靜則本性也本性則不待外微物理而後致用也如此則當其無有證之用思則或妙妙謂幾微也知幾其神神妙萬物不思而得坐忘是也董生雖不證理而未能無思故曰思則或妙以解上文其殆之義

李靖問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門人曰徵也至或曰未也門人惑子曰徵也

去此矣而未至於彼已離中賢之見然未至上哲之性或問彼之說子曰彼道之方也達者無方未達者迷焉故設之以方使趍於彼也必也無至乎待至彼然後見道亦未爲達者也猶一隅以知三隅是亦有隅也大方無隅而神無方聖人與神道並行無所至無不至董常聞之悅知道自至門人不達若房魏尚未至彼安能無至故不達董常曰夫子之道與物而來與物而去致知在格物物格然後知至是以來而應之若與俱來去則忘之若與俱去道之應物如是無方非至賾惟幾妙乎萬物則安能適其去來哉來無所從去無所視去來繫適則何

有來何有去薛收曰大哉夫子之道一而已矣無所來去泥然圓神若大衍之一不可得而見子謂程元曰汝與董常何如程元曰不敢企常常也遺道德遺猶忘也道大而無所道德高而無所德是忘矣元也志仁義志求仁則仁志求義則義無志則無得是志矣子曰常則然矣而汝於仁義未數數然也數數頻也其於彼有所至乎由專至一隅故也子曰董常時有慮焉時謂時中也雖未能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然思則或妙慮必時中其餘則動靜慮矣其餘程薛房魏輩慮非時中然會其

有動靜則慮之耳猶顏回三月不違仁其餘日月至焉而已子曰孝哉薛收行無負於幽明收父道衡非辜見戮收遁於首陽山以免此行全幽明矣子於是日弔祭則終日不笑哀未忘或問王隱隱字處叔多知西都舊章撰晉書文體混漫義不可解世不甚傳子曰敏人也其器明其才富其學贍或問其道子曰述作多而經制淺其道不足稱也器謂才學而已若加之識則三長具可以知道矣子謂陳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削異端壽字承祚著三國志善叙事初王沈撰魏書韋棍續成之壽乃具吳

蜀三國變史稱志大抵簡畧存其大義謂范甯有志於春秋微

聖經而詁衆傳范甯字武子爲穀梁集解謂左氏失誣公羊失俗穀梁失短皆詁正於道耳詁奚吉反子曰使陳壽不美於史遷固

之罪也史記雜黃老之道壯姦雄之詞漢書又模範紀傳愈加文飾是史筆之罪也使范甯不盡美於春秋歆向之罪也劉向理穀梁劉歆好左氏各守一家而不能貫聖經之本是古學之罪也裴晞曰何謂

也子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但務廣記而不原聖人教化之志春秋之失自歆向始也棄經

而任傳但爭衆傳而不原聖人權衡之法子曰蓋九師興而易道微淮南王聘九人明易者撰道訓二十篇號九師易三傳作而春秋散公羊高穀梁喜左丘明皆孔子門人賈瓊曰何謂也子曰白黑相渝能無微乎白黑渝正色渝弋朱反是非相擾能無散乎是非擾正道故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后蒼所傳爲齊詩韓嬰所傳爲韓詩毛鄭詩毛萇注鄭玄箋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二戴因曲臺記論於石渠成禮記戴德號大戴戴聖號小戴書殘於古今孔安國家藏科斗尚書以今文易之劉歆別得古本奏立古文尚書詩

失於齊魯齊轅固生治詩爲博士齊人宗之魯申公漢初爲儒學魯人宗之於是有齊魯詩汝知之乎賈瓊曰然則無師無傳可乎子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聖性神受天縱無師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人能弘道必也傳又不可廢也傳之在師得之在巳所傳有限所得無窮故周公師天下仲尼自得之仲尼師萬世仲淹自得之皆神契其道不盡由師明矣孟子曰君子深造於道也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取諸左右逢其原然學不可無師而得之不由師也子謂叔恬曰汝不爲續詩乎則其視七代損益終懣然

也士代注見上蕙昏也蕙七困反子謂續詩可以諷可以達諷時政達下情可以蕩可以獨處蕩滌鬱結獨處無邪出則悌入則孝上四德備矣則孝悌動天地感鬼神多見治亂之情治亂之情樂亂之情哀文中子曰吾師也詞達而已矣聖人不煩文惟達意而已或問揚雄張衡子曰古之振奇人也其思苦其言艱揚雄作太玄經及倉頡訓纂沈默精思好學奇字張衡行渾天及地動儀如揚雄之學大抵好奇多艱苦曰其道何如子曰靖矣艱苦而奇未足適變蓋守靖而已子曰過而不文過不文犯

而不校有功而不伐君子人哉子曰我未見見謗而喜聞譽而懼者子曰富觀其所與與貧則仁與姦則賊貧觀其所取取於義則安取於利則危達觀其所好好賢則治好佞則亂窮觀其所爲爲善則生爲惡則死可也四者可以知人不須多察或問魏孝文子曰可與興化後魏元氏名宏始都洛陽修文物制度太和詔冊帝自爲之可與興文化矣銅川夫人好藥子之母子始述方使術非事親不暇爲也芮城府君重陰陽子之兄也爲芮城令陝州縣名芮而銳反子始著曆日且

曰吾懼覽者或費日也聖人與天地合德安在推步陰陽葢以事兄之心始著星曆恐門人拘忌妄習災福故特云懼費日而已子謂薛知仁善處俗知仁未見處俗謂能隨俗而處以芮城之子妻之子曰内難而能正其志引明夷彖辭同州府君以之文中子高祖名彥爲同州刺史内難未詳子曰吾於天下無去也無就也惟道之從從中道

中說卷第二

